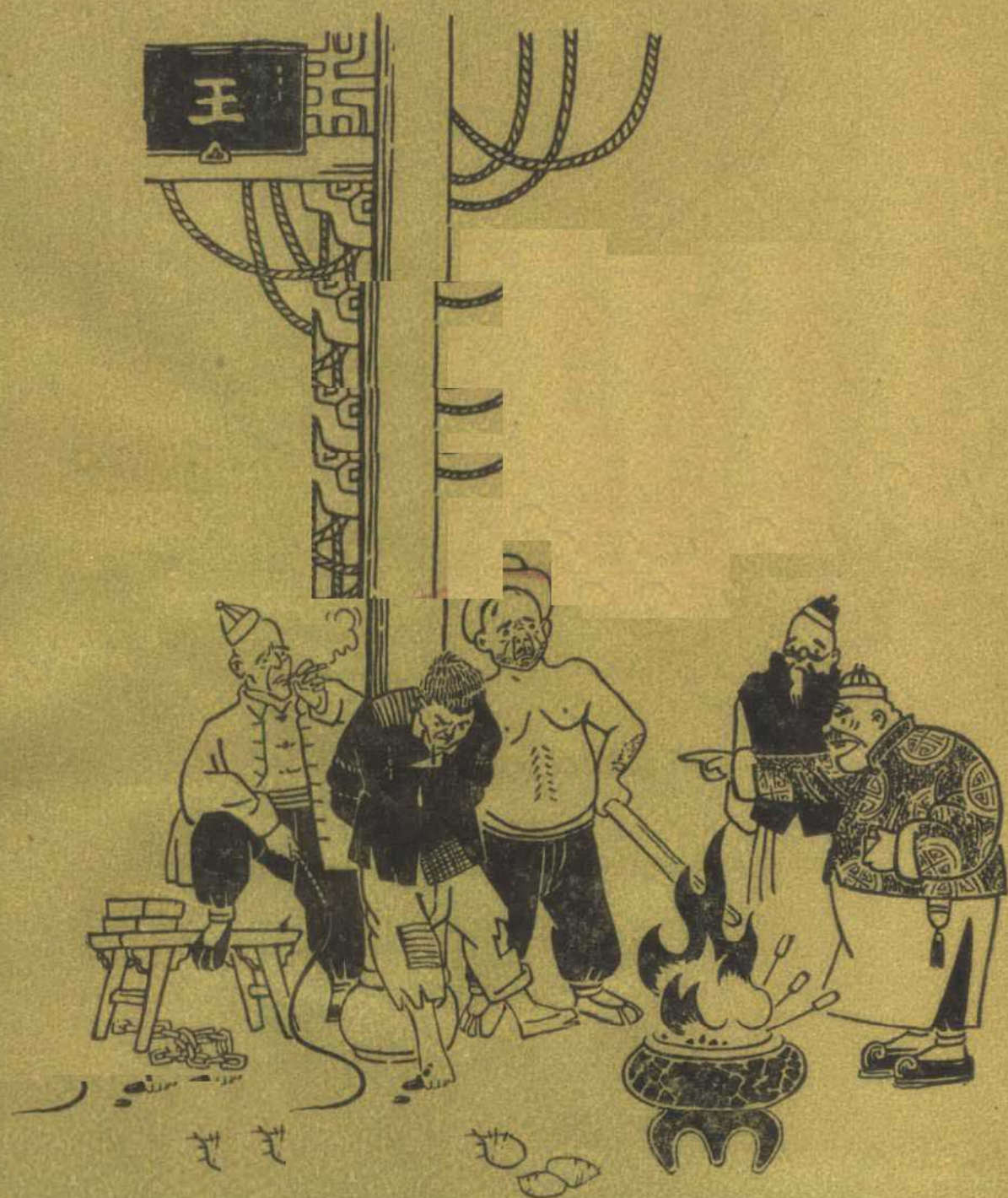


封建族权害死人

FENGJIAN ZUQUAN HAISIREN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

插图：段紀夫

封建族权害死人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号）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64 印张 3/8 字数 13,000

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統一书号 T7072·327

定价：0.07 元

目 录

血泪话祠堂

——湖北省通山县燕厦区王氏宗祠的调查

…………… 張希賢 刘仁双 李志安(1)

控诉族权对我的迫害

…………… 湖南省黔阳县太平公社
幸福大队十二生产队 周基銘(22)

封建族权害死人 …………… 东 木(36)

血泪話祠堂

——湖北省通山县燕厦区王氏宗祠的調查

張希賢 刘仁双 李志安

有些青年人說：在农村看到一些祠堂〔祠 cì 念瓷，祠堂是旧社会供奉祖先或某个人的地方〕，雕梁画栋〔雕 diāo 念刁，雕梁画栋是指栋梁上都刻画着花紋〕，富丽堂皇，这是怎样建起来的？修起来又是作什么用的？现在有人还想修祠堂对不对？还有的人，分不清阶级界限，讲家门宗族关系，和这些问题也是有关系的。我们在通山县燕厦〔shà, 念啥〕区对王氏宗祠作了一次调查，看看这个调查，以上的问题，是可以找到答案的。

通山县燕厦区有九千多户，王姓占了三千二百多户。王姓不光在燕厦区是大姓，在通山县也是大姓。王氏家族在燕厦区有一个总祠，叫“洪公祠”。这个祠堂又分“上三支”，“下三支”，六个“甲头”。辖〔xiá 念侠，管理着〕有盛公、京公、云公、能公、正公、拒公、师公、文公、法远公、胜万公和衡公等十一个分祠。这些祠堂由王华然（伪清乡团长、伪区长、恶霸地主），王国华（伪乡长、恶霸地主），王更新（伪省参议员、匪军团长、恶霸地主），王鸾〔luán〕凤（大地主），王润生（伪乡长、恶霸地主），王作民（伪联保主任），王瑞光（伪县参议员），王万彩，王文林，王洁之（都是保长、地主）等人分别担任经管、族长、督修、公会会长。

修祠續譜祭祖好像几支大吸血管

洪公祠是什么时候修起来的已经查不清了。大家只知道这个祠堂在解放前是五年一小修，十年一大修。其他分祠是两三年一小修，四五年一大修。一九三七年恰好是洪公祠大修之年，第二年接着续谱，过两年又搞什么开祭〔jì念技〕。那些恶霸地主、官僚劣绅，以修祠堂、续谱为借口，大肆宣传“不修祠堂是不孝祖宗”，“水有源头，树有根本”，“上为祖宗，下为子孙”，“千金难买一个姓”，“亲不亲一家人”，用这些宗族关系来欺骗同姓的劳动群众，榨取他们的血汗钱。规定凡不出钱的不准进祠堂，不准姓王，还要捆进祠堂，绑上大柱，严惩示众。

修祠堂、续谱、开祭像几支大吸血管，

把许多同姓农民的家产钱财搜刮得一千二净，逼得他们倾家荡产妻离子散！

现任洪港公社党委书记的王定旺同志告诉我们，封建头子借修祠堂为名进行残酷剥削的一件事实：有一年又说要修祠堂，规定修洪公祠每个男丁要出一元五角钱，修本房的分祠要出四元，续谱每人要出一元，开祭每人要出五角，每斗田又要出六角，那年我家有三个男丁，有八斗多田，总共要出几十元，一律都要银洋。一个贫农家庭哪有这么多钱呢？我家算是有点田，无可奈何卖去两斗田，万幸保了个一家团圆。一些无田少地的人家情况就更惨了！靠卖长工度日子的王义根，一家有四口男丁，听说要出六块钱的祠堂费，急得嚎啕〔háotáo 念豪逃〕大哭。恶霸地主、伪区长王华然说：“修祠堂是十年难逢的大

喜事，錢非出不可，沒有錢我可以借給你，要借多少有多少。不过现在借錢跟往日不同，往日借錢是一年本利平头，现在借錢是三个月本利平头。你借六塊錢，三个月还十二塊。”王义根听他把賬这么一算，急得站都站不起来。怎么办呢？不出吧，以后姓不成王，还要捆大柱，上吊打屁股。一家都成了有名无姓的人，将来日子怎么过呢？出吧？王华然的息錢滾得叮当响，不要半年连人都会给王华然滾走！想来想去只有把他最小的一个儿子以十五塊錢卖到江西。临走时小儿子抱着娘，娘抱着儿子，娘说：“崽〔zǎi 念宰〕呀！你莫哭，你越哭我的心越痛。”儿说：“娘呀！求你莫卖我，我以后听你的话，听爹的话。”王义根的心也像刀扎，狠着心说，“崽呀！爹娘要卖你不是因为你不乖，怪

只怪你错姓了王，你走了可以救我和一家人的命，你不走一家人就会被王华然的利息滚得永世永代翻不了身……”王义根就这样被逼得骨肉分离，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。

恶棍王华然修祠堂发了横财还不满足，又看中了王姓寡妇李紫冬的房子。王华然派李紫冬一元五角的祠堂费。李紫冬缺吃少穿，常年见不到一个钱的面，哪里能出修祠堂费呢？王华然就叫李紫冬把房子卖给他。李紫冬的儿子王定义坚决不卖，对他娘说：“娘！房子一卖我们到哪里去安身？”李紫冬说：“不卖这房子无钱出祠堂费，你姓不成王，以后日子怎么过呢？”娘儿俩一人说不卖，一人说不卖不行，拉扯了几下。王华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眉头一皱〔zhòu 念昼〕，计上心来。指着王定

义说：“好哇！你这歹崽，打娘罵老子的东西，败坏了我王家门风，非送到祠堂打板子、整门风不可。”李紫冬听说要打王定义的板子，她直向王华然求情。王华然把眼一瞪大罵起来：“你这个不懂上下的女人，你的‘家法’不管，我的‘族法’要管。板子非打不可。”他组织一些狗腿到王家捉人。李紫冬只得痛心地把一间房子卖给王华然，請了五桌酒，出了祠堂费，才算免了儿子挨板子的苦楚。从此，李紫冬一家只有长年睡破庙、住牛栏，到处流浪。王华然看到这种情况，反说：“李紫冬是个贱婆娘，早听话把房子卖给我，不是可以不办五桌酒！”

燕厦区平常田价是：一斗好田可以卖一百多块银洋；借錢利息一般是一年本利平头。到王家修总祠、分祠，以及续谱、

开祭这几年中，田价大跌，利息猛涨。一斗好田只能卖五十块钱左右，利息有四个月、三个月、甚至一个月就本利平头的。根据不完全的统计，光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四年中间，燕厦区姓王的贫苦农民因为要出修祠、续谱、开祭钱而被迫卖田、卖地、卖房屋的、欠下大债的、卖儿卖女的有七百多户。看看这些数字，就可以看出“祠堂”是怎样修起来的。

“好姓不姓王，年年修祠堂，提起修祠堂，穷人泪汪汪。”在旧社会，“神权”、

“族权”，维护和加强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，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夺。农民的田地、房子被他们抢走了！妻子儿女被他们逼得卖的卖了，死的死了，眼泪只有往肚里吞。

修祠堂是地主豪紳十年 難逢的“大喜事”

我們再來看看負責修祠堂的、續譜的那些地主豪紳長的什麼樣的狼心狗肺。督修洪公祠的惡霸地主王國華，那時又是偽鄉長，他利用修祠堂和續譜的機會，大肆貪污揮霍，把修祠堂的錢給自己修了一棟三重連五的大房院。大眾的錢被他扯空了，祠堂修不起來了，誰也不敢講話，一些房頭族長官官相護，最後的辦法還是找農民開刀，決定每人補出銀洋五角，才算把祠堂修起來。王國祥是譜局局長，他利用“譜費”大放高利貸，把剝削貧苦農民的錢在燕廈區開了一個頂大的百貨商店，另外還買了可收六十多担租的水田。王鸞鳳原來只有四百多担租，在修祠堂和續譜几

年当中，他压价买田，高利放债，几年当中买了可收六百多担租的田地，成了燕厦区的头号大地主。劣绅王瑞光觉得有田地还不过瘾〔yǐn 念引〕，他说：“有钱还要有势，有势不愁搞不到钱。”他把那几年修祠堂发的财在阳新县买了一个参议员（燕厦区解放前属阳新县）。像这样发了财的，买了田地的，修了房子的，当了官的地主劣绅多得很。难怪恶霸地主王华然说，修祠堂是十年难逢的大喜事。可是这对农民来说，却是一场家破人亡的大灾难。

贫苦农民出了钱，流了汗，甚至卖了亲人，丢了性命修起了祠堂，喂肥了地主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吃人的魔鬼，他们利用祠堂又来干些什么。

洪公祠有一大套族规族法。提倡姓王的人必须“孝亲敬祖”，必须得讲究什么

“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”五伦，和“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八德。规定夫死不能再嫁，夫妻不和不能离婚，婚姻听从父母包办，妇女不能继承父产，晚辈不能犯“长辈”。对贫苦妇女更为刻毒，还规定什么“三从”“四德”。其实族规又何止这些，一个贫农社员说的好，那时“法”在族长和恶霸们的嘴上，他们说“犯法”就算犯法，农民就得进祠堂挨板子。事实上除过打板子外，还有什么烧香赔礼、罚酒席、上吊、滚狗刺、除谱、出逐、挖眼睛以至沉河和活埋。

到底是敌对阶级还是所谓“一家人”

王家那些恶霸地主们不是常说“千金难买一个姓”、“亲不亲一家人”吗？我们再看看“一家人”又是怎样呢？一九二五

年燕厦区闹灾荒，卖了一生长工的王义能，家有五口人，无田无地，加上年老力衰，卖工无人要，一家人几天见不到一粒米。饿得实在无法，他在地主王会龙的地里挖了几个红苕〔sháo 念勺，红苕就是红薯〕。王会龙知道了，马上找房头、族长一商议，这些地主恶霸说，这是“造反”，要过极刑。王义能就被提进祠堂，先打了几十大板，又挖去了两只眼睛，最后被活埋在苕洞里。就是这样地主还不甘心，又把王义能一家人赶走了。贫农王有权是地主王密泉的亲侄儿，两家同住一栋房子，共一个巷道。王密泉霸占了巷道，王有权没法只得再开一个后门。地主王密泉就抓住这个辫子，在伪乡长、族长王国华、王华然面前告发王有权冒犯长辈，私开后门，挖断王姓龙脉，破坏王家风水。王华



然说：“王家出了忤〔wǔ 念午〕逆不孝的子孙，当族长的不教训，将来还要造反咧！”王有权只得将仅有的六石谷卖了，請了两桌酒赔礼。地主恶霸吃了酒后说：“喝酒只能解决不敬长辈的处分，挖断我王家的龙脉，破坏我王家风水，非得到祖宗面前烧三炉香，跪三天，打几十大板才能了事。”王有权看到重罚难熬，偷偷地离开燕厦区，流落他乡，一直到解放后才回家。地主嘴上“一家人”，行事却是这样灭绝人性，残酷无情！事实上，在阶级社会里，穷苦农民和地主阶级只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，根本没有什么同姓同宗的骨肉情谊和甘苦与共的手足之情，“千金难买一个姓”只是地主阶级用来欺骗和剥削农民的一句鬼话。过去有多少农民听信了这些话，而受了他们的骗，挨了他们的整。